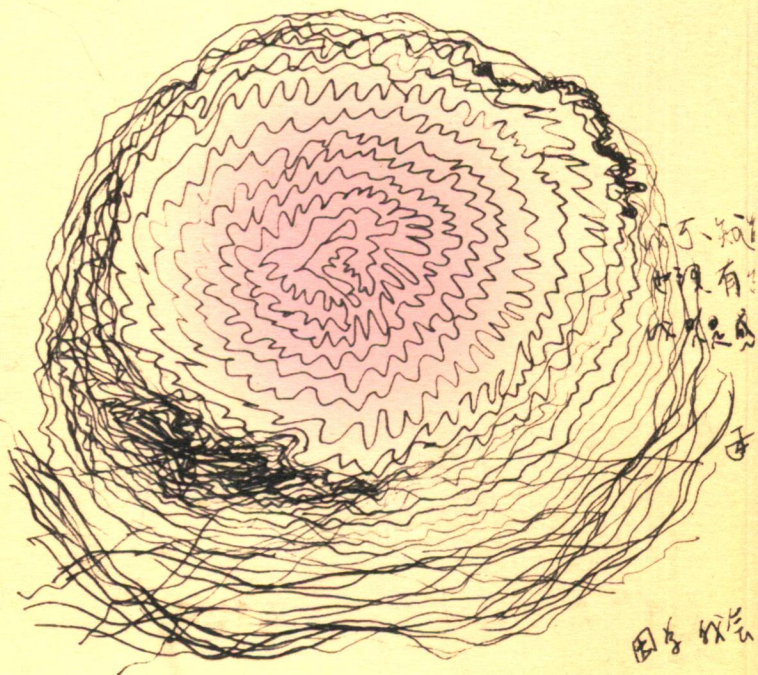


聯合文學

思辨生命的記憶與真實、
困惑與清明，
以及如四季輪迴般流轉的生死愛慾。

梁琴霞 著

黎青



黎青

作者 / 梁琴霞

發行人 / 張寶琴

總編輯 / 許悔之

叢書副總編輯 / 杜晴惠

企畫編輯 / 張晶惠

視覺總監 / 周玉卿

助理美編 / 林佳瑩

校對 / 王安之 梁琴霞

法律顧問 / 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出版者 /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 / 臺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電話 / (02)27666759 · 27634300轉5107

傳真 / (02)27491208 (編輯部)、27567914 (業務部)

郵撥帳號 / 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記證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網址 / <http://unitas.udngroup.com.tw>

E-mail: unitas@udngroup.com

印刷廠 / 鴻霖印刷傳媒事業有限公司

總經銷 /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址 / 臺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5號7樓

電話 / (02)29133656

版權所有 · 翻版必究

出版日期 / 2008年4月 初版

定價 / 300元

copyright © 2008 by Liang, Chin-hsia

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財團法人 | 國家文化藝術 | 基金會 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補助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黎青 / 梁琴麗著

初版. -- 臺北市：聯合文學，2008.04〔民97〕

288面；14.8×21公分. --（聯合文叢；409）

ISBN 978-957-522-753-1（平裝）

857.7

97003831

港台書

黎青

聯合文叢

409



● 梁琴霞 / 著

【出版緣起】

生命聚落絲絲蔓延

千禧年後，臺灣各大報的副刊版面明顯「瘦身」，部分改版成休閒生活報導，更甚者則完全取消。產品導向的消費社會機制，以強烈競爭決定坐擁市場。短小輕盈、明艷搶眼如廣告的文學形態，因易於瀏覽、富吸引力，成為文藝閱讀主流。反之，具思想、文學性的宏篇巨構，如動輒上十萬字的長篇小說，因喪失副刊的連載支持，漸失讀者、更失去出版社青睞。市場的緊縮、閱讀習慣的改變，使得長篇小說的創作誘因「蒸發」。

有感於此，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乃於二〇〇三年創設「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藉由補助生活費的方式，使創作者無生計之憂，全心投入創作。本專案迄今已歷五屆，獲補助計畫皆為一時之選，不僅主題多樣，寫作群亦囊括中生代及新世代作家。創作者於計畫中，呈現出不同世代特有的文字美學及時代思考，不管是內在「小我」的存在命題，或者外部對於本土現世、歷史、家族、政治……等「大我」的議題關照。他們筆下的多元景觀，既是探索生命聚落的旅程，亦再現了銘刻於時代的記憶。這種大規模的文學巨構，較能觸及社會與歷史的深層結構，形成豐厚的文化礦脈，成

為國家無形的資產。本專案歷屆創作計畫的逐一完成，正是源源不絕為臺灣這塊土地，涓滴出珍貴的藝文寶藏。

「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是國藝會戮力甚深的一個專案，從最初計畫審查至成果出版，皆以最嚴謹態度處之，對創作者遭遇的寫作瓶頸，亦經常給予鼓勵、打氣。為了徹底活絡長篇小說整體創作生態，本會也致力於創作成果的出版及後續推廣，如校園演講、作家電臺專訪……等活動，藉此提振小說閱讀風氣，邀請更多讀者閱讀小說、理解小說，甚至提筆創作小說。儘管在實際推動面上，本專案遭遇了許多困境，但都逐一克服了，只希望能為臺灣文壇催生更多優質經典。

字字成句，句句成篇，絲絲蔓延出巨構，長篇小說創作，亟須長期構思、醞釀、沉潛，才能交織出動人、細密的情節及結構。創作成果須經長時的考驗與評價，才能顯其價值及影響。優秀文明的形成有賴重量級藝術作品的縱向接力，我們期待，藉此專案能鼓勵一篇又一篇精采巨作出爐，形成一股交替不已的文學接力，為這塊土地啟導一個新生的文明。更衷心冀盼還有更多以藝術眼光、追尋人性本質的長篇小說出現，挖掘這個時代殊異、具典範性的精神特質。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

黃川

自序

這個人第一次寫小說。這是一本第一次寫小說的人的作品。

我問這個人對作品的看法。這個人說，「嘗試面對不安與變動，維持著初衷：由瑣碎片段的生
活切入，進行書寫、觀察與思考，再將思考提升至真相、事實的追根究柢與抽象思維的探索層次；
結構跳躍而流動，採多重觀點的敘事方式，毫不設限也無既定目標地隨書寫行為本身帶動文字如汨
汨流出的泉水般自然形成……到底是什麼，或可能變成什麼，也是任其發展……」

這個人頓了頓，皺皺鼻子搔搔頭，有點莫可奈何地繼續說，「四個輪迴寫四個季節，以大小長
短各事件串連，節節連成一個橫陳指向同一個內裡的同心圓。因為新的觀念與新的表現手法不斷衝
擊著傳統對『美』的定義與想像，而以文字為媒材的創作方式，既然無法在媒材——文字——上進
行創新，也許形式的創新與大膽，也能帶出小說書寫的新嘗試。」

「然而，值得深思的是，創作過程雖然並不盡然未經思考與選擇，平心而論，仍是一次大膽而
任性的書寫。正因為如此，對所謂小說的傳統書寫形式與價值，愈發尊敬與重視了。」

還有其他想說的嗎？我問這個人。

「這本小說的形式風格在落筆的當下即已決定，隨著汨汨流出的文字泉水映照出書寫者的狀態，流出（形成）眼前這番風景。也許這本小說的命運該當如此，也許『瑕疵即是風格』，而再一想到『下本小說完全會不一樣了』，反而愈加珍惜與有理地不願去干擾文字流出。」這個人說，「當然，這全是我個人的想法而已。」

「畢竟，」這個人又補充一句，「當作品完成離開時，便已經不是我的了。」才說完，這個人的形體竟然從腳底開始往上模糊朦朧起來。就將完全消失前，我聽見五個字從這個人的口中輕輕吐出，「你也看看吧！」

然後，消失了。



目 錄

【出版緣起】

生命聚落絲絲蔓延

002

自序

004

第一輪迴

在秋季寫，在同一個心的圓弧線上寫愛慾生死。

009

第二輪迴

在冬季寫，在同一個心的圓弧線上寫慾死生愛。

077

第三輪迴

春季寫，在同一個心的圓弧線上繼續，寫愛生慾死。

143

第四輪迴

夏季寫，在同一個心的圓弧線上寫愛慾生死抑是慾死生愛？無關緊要。

213

後記

284

黎青

在秋季寫，在同一個心的圓弧線上寫愛慾生死。



第一輪迴

她很早就醒過來了。帶著昨夜臨睡前的記憶，沉重膠濁的記憶，睡得很不清爽。

但清晨，或許是第一聲蟬鳴，或許是第一道陽光，或許是鳥兒的第一聲鳴叫，也或許是昨夜未理清的思緒或者是思念，喚醒了她。這倒又讓她陷入沉思：清晨，讓睡著的自己睜眼清醒的第一個觸動是什麼？

翻身看看有著各式電子鳥鳴的鬧鐘，才六點不到。孩子在她身旁用力地睡著，深怕少睡了一刻，像他一貫的玩法，總擔憂自己會比別人少玩了一刻。她拉過一條薄被給孩子蓋上。

那是她拿給他蓋過的一條薄被，當他離開，她整理床鋪收回這條薄被的時候，她知道他是沒蓋過的，但是他壓著，放在身旁碰過，沾著他的味道。

這些天她完全無法控制地思念著他，時而啃心噬骨，時而似有若無。她也已經接受了這樣的思念，不再認為是一種心靈上的出軌，因為這確實是誠實、自然產生，需要面對而不是壓抑的情緒。

她也曾為了這樣不熟悉情緒的自然出現而翻看各式書籍文字。她深信某種環繞在身體四周的神祕能量會隨著她的意念而轉動，當她需要某種力量，或是需要某種解釋或是答案，她會從隨手抽出翻閱的書中文字找到慰藉與依靠，明白原來在她單純固執而又天真浪漫的理想堅持之外的人世間，原本即存在著多元紛亂而歷歷在目的各類事實與真相，甚且也真實地存在在自己的心中。

好比那情慾世界裡的某個黑盒子，只因自己一直不曾碰觸，不予理會，不願看到，於是當她無可自拔地陷入那樣的迷惑，雖說她心思聰敏，仍不免驚惶失措。

「我知道你很沉重。」他在電話裡對她說。

她因他說得真切而頓時明白了自己在現實處境裡的沉重，眼前除了睜眼凝視陷在混亂與迷惑裡的自己，完全無計可施。但是她終究相信且認定，時間會告訴與說明一切，完全無須自己做主。

就這樣，她躺在床上好一會兒。任思緒如蝴蝶輕盈飛舞，無聲飄移。

風從屋後的山裡清涼涼地吹進窗內，吹到身上。這樣的風總是會讓她思念起過往種種，倒也不是如此明確地思念起哪一個片段，可就是會喚起生命中讓她最珍惜的部分。

這樣生命中輕微而深刻清晰的記憶是如何被挑起的，就像清晨喚醒她睜開雙眼的觸動到底是什麼一樣，總是令她迷惑……就像他的出現讓她迷惑一樣……都是因為他的出現吧！

略微凝神，她拎著思緒回到他的身上……一會兒思緒又自己跳開飛到母親的身上，一會兒又飛回他的身上。

無止無盡的，她又將整個思緒陷入他留下的情懷與氛圍裡。

忍不住坐起身盤起腿，輕微地昂起下巴，讓風，讓從山裡吹來的清涼晨風，滑過肌膚，滑過臉頰，如同感覺到輕微而固執地滑過人群與男人驚慌的眼神，像磁石吸引鐵塊一般，站在她的身旁，不說一句話。她當然是清楚且明白他站在身後是為了什麼，他要看到她放下的長髮在腦後隨意用

夾子理住的樣子。

確實是靠著回憶，慢慢地，她才知道自己怎樣地吸引他而來。正也因為如此，她忍不住要惶惑緊張起來，她還是不明白，為什麼能吸引他？那一天，她理所當然地出現在他們那一群人裡，如同他那麼自然地與其他人一起出現在她的領域裡，她只不過對著那一天來的一群人隨口說出，「你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他竟也如此自然地接口說了，「我從來處來，不到哪裡去。」她並不是對著他問，他卻是眾人裡唯一清楚說出口，對著她回答的人。

這一向做事，她在乎的是意義；認識了他，她才發現做事情有時候也可以是一種情緒的抒發……好比她從雜誌上看到探戈。深情款款的兩個人緊緊地貼在一起，感受愛情來臨時彼此需要的同進同出。他們是才一前一後走進酒吧……剛認識的，但在酒精與音樂、燈光與氣氛的醞釀下，他們可以臉頰貼著臉頰，十指緊緊相扣，很有默契、融為一體，同時向右跨出一條腿帶著畫出弧線，同時向左伸出一隻手臂平行延伸向遠方——如非洲草原上兩隻細腿大紅火鶴鳥的長頸不可理喻地如長髮綁辮般纏繞在一起——她忽然明白，恰到好處的情緒培養正是探戈的精髓所在，而情緒也可以是做許多事情的精髓所在，只不過在很久以前，她即將大部分的情緒扔掉、掩埋。意義、價值、精神、意志，變成她做事情所在意的，而「在意」的背後，實是對情緒的無法永恆、無法超然所做的……反抗……甚至是某種挑戰吧！

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她變得不容易流露情緒，只是高尚虔誠地、持續地，追尋。

她趴著又睡了一會兒。孩子的手臂落在她無肉的胸前，本能地縮了一下肚腹，孩子也自然地翻轉身，循著母親的味道靠近、貼緊，繼續睡著。

從孩子的身上……從孩子對她身體的依戀，她才明白男人——每一個也曾經是孩子的男人——都想從妻子的身上重新尋回兒時對母親的依戀，同時希望從妻子的身上追回他已經逝去或是希望找到——但事實上是不可能找到——對純真愛情的渴望。但是當妻子變成了母親，母親僅只是偉大的母親；她是孩子的母親，不是男人的母親，更不是男人的情人。

趴著睡，這是自從脊椎出過毛病後，她便習慣的一種睡法。更早以前是在海上……

在海上，她學著唯一夥伴的睡姿，趴著睡。趴著睡的好處，這是不曾在海上航行過的人無法體會的一種美妙睡姿。不趴著睡幾乎是無法入睡的。趴著睡能讓搖晃的身體與搖晃的木板床的節奏相容，搖晃的僅只是肉而已，搖晃的肉完全打擾不到想要沉睡的靈魂。而仰著睡，整個身體跟床是完全分離的，身體會像任何滾動的鍋碗瓢盆那樣滾動，無法入睡。

在海上，她跟著唯一的夥伴航過一個水域又一個水域，在那樣常常覺得孤絕無望的日子裡，兩個人相依相偎。她會順著她的睡姿，輕輕地靠著她。那時候的她還存在許多情緒，而且不讓情緒一個人承擔。她們倆兒藉著彼此的情緒取暖，知道彼此是一致的。但是在陸地上……

在陸地上，這樣的一致如此輕易地便不見了，甚至不須要爭吵，也不必多說話。她用同在海洋

上的說話方式對唯一的夥伴說出誠懇決定的話語，夥伴保持緘默，她因此明白說出口的是自己或者是夥伴無法承擔的，即使……到最後，夥伴說了，斬釘截鐵地說了「我愛你」，但夥伴曾經表現……也許只是無心顯露的緘默也讓她心裡明白，這僅是說了而已，無須行動承擔，也不代表任何保證與承諾。

這以後在陸地上，她逐漸習慣趴著睡，也因為海上辛苦生活的囤積，她的脊椎最後一節，聽說叫椎間盤的那一節突出壓到坐骨神經，讓她整整有兩個星期躺在床上動彈不得。那事發生在酷熱悶濕的五月天，就像她突然體悟到生活與婚姻本身的苦澀一般，她開始不再宣洩情緒，忍著、悶著……直到他前來與她相遇。

想了太多！千萬思緒如迎面吹來的清涼晨風讓人只能全身迎向它，完全不忍拒絕。山稜線上的天空漸漸起了顏色。轉身看看鬧鐘，七點五分。她不再眷戀地束起長髮，感覺到脊椎緊繃的微微刺痛。站起身，打開孩子的抽屜，選了他喜歡的小襪。她仍惺忪著雙眼，挽起長裙，爬上床鋪，提起孩子逐漸長大拉長的腳，腳心在上腳背在下，替孩子穿上襪子，並探身去輕撫孩子的額頭，仔細地看著他長而微翹的睫毛，微嘟的一年四季紅潤的雙唇，親吻孩子的額頭與鼻尖，輕輕地呼喚，「起床了——起床了，七點五分了，該起床了！」